

<<红与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红与黑>>

13位ISBN编号：9787802067127

10位ISBN编号：780206712X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斯当达

页数：488

字数：440000

译者：罗新璋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红与黑>>

内容概要

主人公于连是木匠的儿子，自幼聪颖好学，从小就对拿破仑崇拜得五体投地，自身也极具反抗精神。19岁那年，于连到市长德·瑞纳家做了一名家庭教师，但急于借助权势高攀的他因为与市长夫人的暧昧关系，被迫离开小城，去了贝藏松神学院学习。

后又因为院内的党派斗争不得不离开省城来到巴黎德·拉·木尔侯爵家当私人秘书。

于连出众的才华又得到了侯爵的赏识，同时还博得了侯爵女儿玛特儿的好感。

就存于连将与玛特儿结婚的时候，市长夫人的一封揭发信使他的一切美梦都化成了泡影。

一气之下，于连到小城，向市长夫人连开两枪终于，于连被送上了断头台。

三天后，市长夫人也抱着孩子离开了人世。

本书是法国小说家弗雷德里克·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也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小说原名《于连》，后改为《红与黑》。

“红”代表军装，红色的军装，红色的英雄时代，光明的拿破仑时代；“黑”象征教士的黑袍，黑色的复辟时代，黑暗的贵族势力。

作品对法国社会的种种罪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红与黑>>

作者简介

斯当达（1783-1842年），法国作家。

原名亨利·贝尔。

生于格勒诺布尔一个有产者家庭。

1799年到巴黎，在军事部供职。

曾随拿破仑军队到意大利和莫斯科。

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他前往直意大利米兰侨居，从事写作。

1817年发表《意大利绘画史》，而后，开始使用斯当达笔名。

1827年

<<红与黑>>

书籍目录

上卷 第一章 小城 第二章 市长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第四章 父与子 第五章 讨价还价 第六章 烦闷 第七章 缘分 第八章 小小风波 第九章 乡野一夕 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发区区小财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第十五章 鸡叫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第十九章 思则多忧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与当家人的谈话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 年的作风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第二十四章 省会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第三十章 野心家下卷 第一章 乡村情趣 第二章 初见世面 第三章 第一步 第四章 拉穆尔府 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第七章 风湿痛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第九章 舞会上 第十章 玛葛丽特皇后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套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第十七章 古剑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第二十二章 争论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操守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恋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第三十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 第三十二章 老虎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第四十章 静退 第四十一章 审判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书后附识

<<红与黑>>

章节摘录

上卷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维璃叶的本堂神甫，已年届八旬；由于山区空气清冽，身体像铁打一样结实，性格也如铁一般刚强。

这里应该交代一下，作为本堂神甫，他有权随时出入监狱、医院，甚至丐民收容所。

阿拜尔先生是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这位神甫的。

来人很机敏，选准清晨六点，抵达这座喜欢打听的小城；而且一到，便直奔神甫的住处。

信是特·拉穆尔侯爵写来的，侯爵身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是富甲一省的大财主。

谢朗神甫看着来信，颇费沉吟。

“想我偌大一把年纪，在这里人缘也不错。

”临了，他低声自语道，“谅他们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便转过身来，望着巴黎来客。

虽说神甫年事已高，两眼依然炯炯有神，闪耀着神圣的光辉，表示只要是高尚的事，即使担点风险，也乐于助成。

“请随我来吧，先生。

不过当着狱卒，尤其是收容所看守的面，希望你对看到的一切，不要妄加评论。

”阿拜尔先生明白，他遇到了一位热心人。

于是跟着这位可敬的神甫，参观监狱、收容所、济贫院等处，提了许许多多问题，听到奇奇怪怪的答复，即便如此，他也一点儿没责怪的意思。

这次参观，一连持续了几小时。

神甫想请来客一同回家吃中饭，阿拜尔先生推说有信要写，实际上是不愿更多连累这位好心的陪伴。

三点光景，两位先生视察完丐民收容所，又折回监狱。

这时，在大门口碰到一名狱卒；那是个身高六尺的彪形大汉，生了一双罗圈腿，相貌本来就不雅观，加上凶神恶煞的样子，面目显得格外可憎。

“啊！”

先生，”他一见神甫便问，“跟您在一起的这位，可是阿拜尔先生？”

”“是又怎样？”

”神甫答道。

“我昨天接到一道严令，是省长专差宪兵连夜骑马送来的，吩咐不准阿拜尔先生踏进监狱。

”“我要明白告诉你，努瓦虎，”神甫说，“这位同来的客人，正是阿拜尔先生。

我不是有这个权力吗？”

不论白天晚上，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监狱，愿意叫谁陪就可以叫谁陪。

你说是不是？”

”“是的，神甫先生，”狱卒低声下气地说，像叭儿狗怕挨揍，不由得垂下头来，“不过，神甫先生，我也有妻儿子女的，一有告发，我就会丢掉饭碗，可我全靠这差事养家活口哩。

”“我要是丢了差事，一样也会不高兴的。

”善良的神甫说来很动感情。

“那可不一样呀！”

”狱卒紧接着说，“您嘛，神甫先生，谁都知道您有八百法郎收入，那块好地……”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两天里，你言我语，添油加醋，竟有了二十种不同说法，挑起了各种仇恨情绪，把个小小的维璃叶搅得满城风雨。

此刻，瑞那先生与他夫人有点语言上下，也是由此而起的。

这天上午，市长先生由丐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陪同，上神甫家兴师问罪，表示他们的老大不满。

谢朗先生在这里无根无蒂，觉出他们话里的分量。

“好呀，你们两位！”

我活到八十岁上，竟成了附近第三个给革职的神甫。

<<红与黑>>

我在这里已经呆了五十六个年头。

来的当初，这儿还是区区小镇。

城里的居民，差不多全由我来施礼。

我天天为年轻人主婚，就连他们爷爷奶奶的婚礼，当年也是我主持的；维璃叶，就是我的家。

看到这个来客，我心里也想过：巴黎来的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个自由党，眼下自由党人不是满街走吗？

但是，那又能碍着我们穷人犯人什么事呢？

” 瑞那先生的责问，特别是收容所所长瓦勒诺的非难，越来越咄咄逼人。

“得啦，那就革我的职吧，”老神甫声音颤巍巍地嚷道，“可是我还得住在这儿。

谁都知道，四十八年前，我继承了一份田产，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益。

我就靠着这笔进款过活。

你们两位听着，我吗，任职多年，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积蓄，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丢掉差事我也不怕。

” 瑞那先生与夫人，生活得相当和美。

这时，瑞那夫人娇怯怯地问了一句：“这位巴黎先生，能碍着囚犯什么呢？”

”瑞那先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正想发发他的威风，忽听得妻子一声惊叫：原来看到二儿子爬上平台的胸墙，在墙头上奔跑起来。

要知道这堵墙比一旁的葡萄园要高出五六米。

瑞那夫人怕吓着儿子，一分神会摔下去，所以连话都不敢对他讲。

孩子觉得自己十分了得，嬉皮笑脸地好不快活，后来瞧见母亲脸色煞白，才跳下来，朝她奔去。

这一下，可结结实实挨了顿骂。

经这件事一打岔，夫妻俩也随之改变了话题。

“我一定得把锯木匠索雷尔的儿子于连雇来，”瑞那先生说，“这几个孩子越来越淘气，得叫他来管管。

他是个年轻修士，反正跟这差不离吧，拉丁文特棒，要是肯来教，孩子的功课准能上进；因为，此人个性很强，这是本堂神甫说的。

我出三百法郎，兼管膳宿。

只是对他的品德，叫人有点放心不下，他是老军医的宠儿。

老军医得过荣誉勋章，推说是表亲关系，就寄居在索雷尔家；这老军医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

他说有哮喘病，咱们山区的空气，有益于养病；只是这一层，并未得到证实。

他参加过破屋那八代(Buonaparte)的历次意大利战役；据说，后来拿破仑称帝，他还签名表示过反对。

是这个自由党，教于连念拉丁文的，还把随身带来的一大摞书留给了他。

按说，咱们家的孩子，我根本不会考虑要木匠的儿子来照看，但是正好在我们吵翻的前一天，神甫告诉我，说索雷尔家的这孩子研习神学已有三年，还打算要进神学院。

这么说来，倒不像是自由党分子，竟是个拉丁文人才了。

” “这样安排，好处还非止一端。

”瑞那先生一副老谋深算的神情，瞟了他夫人一眼，“瓦勒诺为他的敞篷马车，刚配备两匹诺曼底骏马，就神气活现的。

可他的孩子，就没有家庭教师噢。

” “说不定他会把我们这位抢走呢。

” “这么说，我的计划你是赞成的喽？”

”瑞那先生对他夫人的慧心巧思，报以微微一笑，“好吧，事情就这么定吧。

” “啊，老天！

你这么快就拿定了主意！

” “我就是这脾气，想必神甫已经领教到了。

不必躲躲闪闪，我们周围尽是自由党。

那帮布商就在嫉妒我，我心里明白得很；其中有两三位眼看要成巨富了，听便！

<<红与黑>>

我倒愿意让他们见识见识，瑞那家的少爷，由家庭教师带领散步。

那才气派呐。

我爷爷常讲，他小时候就有家庭教师。

不过，这样一来，得多花一百银币；但是，身份攸关，这笔费用该打入必要的开支。

”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倒使瑞那夫人上了心事。

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姿，秣纤得衷，照山里人的说法，也曾是当地的美人儿。

又有那么一种纯朴的情致，步履还像少女般轻盈。

风韵天成，满蕴着无邪，满蕴着活力，看在巴黎人眼中，甚至会陡兴绮思。

如果知道自己姿媚撩人，瑞那夫人一定会羞得无地自容的，因为她从未有过搔首弄姿、忸怩作态的念头。

收容所的阔所长瓦勒诺先生，据说曾向她献过殷勤，结果一无所获；此事给她贞淑的品德，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须知这位瓦勒诺，脸色红润，颊髭浓黑，长得身高马大，粗壮健硕，又兼为人粗豪、放肆、聒噪，在内地也算得上是上台面的人物了。

瑞那夫人非常腼腆，表面上性情平易，看到瓦勒诺一刻不停地走动，大声喧哗地说道，觉得很受不了。

维璃叶地方的所谓娱乐，她都退避三舍，因此得了个名声，说她太傲，矜持于自己的出身门第。

别人的毁誉，她并不在意，看到家里来客越来越少，反倒高兴。

不过，有一件事，我们不必为她掩饰，那就是在女太太们眼里，她不过是傻瓜一个：因为对丈夫一点儿不会耍心眼，本来可以要丈夫替她从巴黎或贝藏松捎几顶漂亮帽子来的，这类良机，她都白白放过了。

在她，只要能在自己美丽的花园里安闲徜徉，就无所抱怨了。

她心地纯朴，从来没想到要去品评丈夫，嫌他讨厌。

在她，虽未明言，但想象中，夫妇之间也不见得会有更温馨的关系了。

她尤其喜欢听丈夫跟她谈教育孩子的事；瑞那先生希望大儿子当军官，二儿子能做法官，小儿子进教会。

总之，在她认识的男子中，瑞那先生比他们都强，没他们那么讨厌。

妻子对丈夫的这一评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维璃叶市长之所以博得为人机智、谈吐高雅的美名，是因为能讲五六个从他伯父那里听来的笑话。

已故特·瑞那上尉，大革命前曾在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效力。

这位老伯一到巴黎，便可随意出入亲王的沙龙，从而得以拜识特·蒙德松夫人，拜识名噪一时的特·尚莉夫人，以及王宫建筑师杜克雷先生。

这几位人物，都一再出现在现任市长瑞那先生搬弄的掌故里。

但是，这些琐闻，微妙难言，讲久了，倒成了苦差事，如今也只有逢到重大场合，市长先生才叙说叙说有关奥尔良王室的轶事珍闻。

此外，只要不谈钱财，瑞那先生都不失君子之风；他被认为是维璃叶最有贵族气派的人物，实属理所当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